

拾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及本堂網鑑易知錄卷四十

通鑑綱目定本

陳紀附隋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燁星若

高宗宣帝

**辛丑** 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春二月隋王聖稱皇帝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

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春二月隋王聖稱皇帝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

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殺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

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嗣見上之子也隋追尊考楊忠為武元帝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

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為越王諒為漢王隋廢周王闡為介州名今山西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府今山西太原公主隋主盡滅宇文

文氏之族丁酉殺高緯夷其族之報也隋不整之而又甚焉滅國自蕭道成始書滅其族未書盡滅也於是始書盡滅隋之不永宜哉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諱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蘇威為太子少保威綽見三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見上卷強以女妻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

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武帝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穎薦之隋主召見與語

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穎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

批今江南公以威震爵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今江南總管見上韓擒虎為廬州今江南總管隋主有

淮安府邳州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穎穎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州府擒虎守廬州府使潛為經略隋以蘇威為

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楊素見上卷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

竇毅女

宮中二聖

李德林固爭滅宇文

蘇威聞禪遁歸被徵拜命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蘇威以父言為已任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唯讀孝經一卷  
隋五銖錢

隋主合鄣  
譯讀讀孝經

隋遷于新  
都

本說讀點  
浮華

金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見十卷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夏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秋七月隋定服色後世人君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夏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秋七月隋定服色後世人君

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九月隋僕射高穎督諸軍侵陳隋鑄五銖錢珠目背面肉毒好去聲皆肉錢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隋上柱國鄭譯亦有罪除名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醜章醜祭章表也謂奏祈福

告以為巫蠱見十四卷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冬十月隋初行新律此後世以笞杖徒初周法

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裴政等更加脩定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項俎始興王叔陵陳主太子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後主名叔寶宣帝太子在位六年為隋所滅卒於仁壽四年年五十二歲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三年春三月隋遷于新都隋以長安城狹小改作新都於龍首山隋詔求遺書自漢成

年書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漢成見十七卷見惜乎見於賦錢寫書之後也元魏見三七卷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

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錄予也錄并錄

甲辰陳至德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今南鳳陽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北魏太祖平文帝高祖昭成帝世祖太武帝

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陳起三閣

女學士

狎客

隋初置義倉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

後梁後主蕭瑀

後梁亡

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業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取齒錄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米察送臺推劾詔以其奏頒示四方冬十一月陳起臨春結綺起望仙閣閣未有書起者此其書何非常也於是各高數十丈

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陳主起三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食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名麗居

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見八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上書孔範敬騎王瑳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旬夕達旦

乙巳陳至德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隋初置義倉觀閱猶言案比謂常驗以比之也戶口作輸籍法書置義倉于良

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致堂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匱合之康哉必欲其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幼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以防容隱高穎傑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梁主歸見上卷太子瑒立秋八月隋築長城東距河西今陝西行都司至綏州今陝西

西延安府綏德州綿歷七百里

丁未陳桀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瑀為荅今山東青州

年是歲梁亡凡二國

陳臨平湖  
高類取陳  
之策

投林於江

長江天塹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開湖書湖開何記異也故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吳湖開見二

策於高類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

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

始困隋主謂高類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整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

何密之有使投其林費下未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見同草久塞忽然自開

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煙火之

戊申陳明二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

伐陳隋開皇八年命晉王廣秦王俊清和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今江南江甯府六合縣俊出襄陽今湖廣襄陽府素出永安今

川夔州府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見上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見同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

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互數千里以高類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在湖廣漢陽府

城東大別山北漢水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侯督諸軍拒之楊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虛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

與漢水合流入江處成相繼以聞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僕射袁憲等奏請防備再三陳主從容謂侍

臣曰王旺氣在于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戰去聲限隔南北今日

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字那羅迤華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封進爵為王逆襲周尋滅陳南北為一

大霧四塞

把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一日尼出付其母抱之忽見頭上角出犄體鱗起母大驚陸之地尼心動亟還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己酉隋高祖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

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在江西南州城東濟米石山名在江西南直米石磯渡處太平府城北守者皆醉遂克之陳

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遠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城名在江甯府城西北既而賀

若弼拔京口今江南鎮江府韓擒虎拔姑孰令江南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

在江甯府東北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於新林浦名在江甯府西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主使魯廣遠陳於白土

岡在江甯府東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韓擒虎自新林進軍任忠帥數騎迎

降于石子岡在江甯府南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皇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自投於井即

陽井一名胭脂井既而單人窺井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

苑在江甯府北燒門而入弼恥功在擒虎後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

覆舟山南五人高頊先入建康陳都令江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即張貴妃頊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世說武王

紂妲己及臨刑一笑百媚軍士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

恨頊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論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拙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見三二以許

善心為散騎常侍帝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初陳遣許善心使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

書唁視○弔失馬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上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二月置鄉正

里長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上從之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夏四月晉王廣班還師

俾乎因也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蔣山即鍾山見上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

長置鄉正里

高頊斬張麗華

景陽井

置鄉正里

齊高祖

上海中華書局印

高類論功

高公猶鏡  
復故陳鏡  
十年

詔除毀兵  
伏  
不許封禪  
詔定雅樂  
辛公義治  
岷州

辛公義治  
并州

高類論功 卷四十一

康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類爵齊公從容命

類與弼論平陳事類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史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類問方

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類曰令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悅而公亦為虛行矣類入

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可自載家傳即家乘也後突厥

見上 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召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

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履晃等短高類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類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復

福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復除其賦役也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

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初陳散騎常侍章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

一家歲一周天歲星十二老夫當委贖見五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

召為上儀同三司年一周天詔除毀兵伏秦書銷兵器識私也於是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是後又書收銷兵器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見八不許漢世祖末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此何類皆禁之隋又甚矣見八卷

卷○十一年見四四卷○冬十二月詔定雅樂漢世祖末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此何類皆禁之隋又甚矣見八卷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屨事暑月屨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

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

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不設帷帳而坐驗問十餘日問決遣咸盡還領新訟

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屨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

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歡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

讓而止

楊素討平江南

蘇威作五

韓信破越之策

劉曠異政

蘇威青民五品不遜

郎茂化張元預

○唐成十年春二月殺楚州今江南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規論平去二規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猶杖也。不甚。即命斬之。李君才言帝寵高。頗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五倫。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說言隋欲從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今浙江高智慧。蘇州今江南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隄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僕語我也。吳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即揚子江在江南入擊賊。玄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在浙江州府城東。東岸為營。子總管猶言小總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軍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越之策見九也。素從之。大破智慧。智慧走保閩越見十一。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賊帥王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今山東青州刺史。○平鄉今直隸順德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頴薦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博士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不相能也威于夔與妥議樂議修正。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志惠。遂奏威與盧愷辭道。衡王弘李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書典五品不遜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謂不答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今山東東昌府府觀城縣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隋高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夜與高穎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楊素為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公卿奏弼罪當死。上謂弼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令遷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以太常卿牛弘使協律郎相孝孫參定雅樂。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

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謂。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關中。安。旱饑。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腐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去。不御酒肉者。暮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令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敕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不得驅迫男女參廁。次也。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背曰負者。肩曰擔。令左右扶助。冬十月。散騎侍郎王劼。上皇隋靈感志。帝好機祥。吉山之先見也。小數劼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探歌謠識緯。見二三摺均上摺。取也。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以歲旱。謝愆咎也。二月。收天下兵器。見上書法。三月。還宮。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於是楊素為才不書書宮成。謀意也。素之薦帝之擢以宮成而已矣。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去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仁壽宮成

王助上皇  
隋靈感志

萬寶常推  
樂致死

行新樂

作仁壽宮

英祿文布於朝堂

蘇威大病

韋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工商不得仕進

盜一錢一瓜而死

趙綽諫殺來贖

何稠著信

蠻夷

置行宮十二所

二所

豈非忠孝賜餐甚厚素屢薦德於帝擢為內史舍人今河南彰德府夏六月焚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所貢綾文布於朝堂秋七月

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

性狼戾例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

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

骸骨不許使鎮荊州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書讖峻法也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十七年春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書律外議也唐世簿尉不充鑿楚則自此始矣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

事難克舉故有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撻楚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汝為我奏至尊自

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又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

少卿趙綽固爭詩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寺屬官來贖告綽濫

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

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曠因免死冬欽州刺史竇長真來

朝甯長真何蠻酋也於是何稠信著蠻夷故書志之初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今廣東欽州及還欽州刺史竇長真來

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憚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臨終果誠其子長真葬畢登路至

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自京都至仁壽宮見上之道也

己未十九年秋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去

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賀若弼三太猛

廢太子勇為庶人

獨孤后使楊素督帝廢立

李綱諫廢太子

李綱佳右

卷四十一

職侍郎高孝其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述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庚申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書赦出之何○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上之曰公有三大猛嫉

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不作高鳥盡良子藏

見十邪後又語頴曰皇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言公從來或得我之力何故意圖

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也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

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鐵性甲也帝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

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

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儼浴筠云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

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丙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縵綵

無文給事左右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司馬張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今湖廣總管宇文述

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乃結素弟約時為大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

有類至尊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去素金使贊帝廢勇立廣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

造諸厭燬入勝鎮也帝又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

無敢對者洗馬見三四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

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歸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

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魚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又曰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

地宸

高孝基諱房杜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王伽緞因如期而至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

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令雖承平。其亡可翹。也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億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見上卷。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遂昌尹氏曰。綱目書地震多矣。未聞有書天下地震者。夫震必有方。則書曰某地某州是也。或所震不一。則汎書地震而不言其所亦有之矣。曹未聞以天下書也。前史載戊子立廣為太子。天下地震。至綱目變文上。不書戊子而下書是日。言是日則其理益明。蓋深表地震之由繫於立廣之日。所以起後世之疑。欲使之推原。其故耳。夫太子承統。主器將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為傾覆必矣。然。是時既已廢立。則亦將若之何。母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雖然知悟。速為之所。庶幾覆。答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亡之禍。可也。夫何帝之觀此。漫不加省。遂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未如之何矣。天之警告。人生未有若是之明者。而帝不之寤。哀哉。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以王伽為雍令。齊州。今山東濟南府。行參軍王伽。送流。因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繫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至京師。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或前或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陝西鳳翔令。

辛酉。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著其日長誣罔之說。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上卷。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以蘇威為僕射。夏六月。廢太

廢太學及州縣學

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壬戌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今山東充州府嶧縣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

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

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

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冬十月。葬獻皇后。○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

大事。○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既廢太子及蜀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是月廢為庶人。威權愈盛。朝廷

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治書侍御史柳彧。柳。時素妻或交通蜀王。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皮而已。毗見

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密奏。早蒙封。版故曰封事。曰。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

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伊尹。官號。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耐。喜見現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

後帝亦寢疎忌。乃下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

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開元二十年萬歲伐突厥。選楊素忌之奏。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竊其功。萬歲見帝詞氣憤厲。帝怒殺之。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闖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

許也。○癸亥三年。秋九月。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王通獻策。不報。策未。有書獻者。書獻。策不報。交譏之也。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

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卷。見上。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饗。同。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

矣。不願仕也。或語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新錄易知錄 卷四十一

六

柳述舉韋雲起

梁毗上封事勸楊素

楊素

賀若弼論將

王通獻策

魏國後姓

文中子

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諺。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諺而怒者。譏之。因以訛鳥媒也。見譽平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因去上。聲媒。魏佞遠矣。大業。楊帝。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見上。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歔而抽息也。越四日。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

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後宮皆衣澹。濯之衣。天下化之。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獨孤既

崩。帝以陳高宗宣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詔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詳。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惠陳

夫人旦出更耕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畜休去生

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見上。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太

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

栗失色。晡補平聲後。太子封小金合。同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見十一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志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丞馬上注。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素弟時為伊州刺史

見二太子遭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意殺之。追封為房陵。今湖廣即王不為去聲置嗣。除述

巖名。徙之嶺南。今廣東

並昌尹氏曰。試逆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况太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為萬世之

罪人哉。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

陳氏傳所述。與通鑑畧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細日乃大書楊廣弒父與君之事。揭而名之。豈亦別有據

邪。始嘗疑之。不得其的。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日。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及活。監

獨孤誤我  
張衡入殿  
侍疾  
同心結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

隋高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嗚呼楊廣弑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也嗚呼楊廣弑逆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矣春秋昭公十九年許

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嗚呼楊廣弑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矣當廣令張衡入殿侍疾之時蓋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是術之為逆蓋無一人在旁得知之者迨其臨刑之際始大言而發其姦此則天使賊黨正楊廣也嗚呼楊廣弑逆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矣春秋昭公十九年許傳按左氏許悼公遽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先嘗之益言慎也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忽君父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謹也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冬十月葬秦陵武功縣十一月帝如洛陽章仇護太翼言於帝曰陛下命雍州即西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今河南河南留晉王昭守長安陳叔寶卒以洛陽為

煬帝名高祖第二子初封晉王高祖廢勇立為太子尋弑父殺兄而自立在位十二年為文文化及所弑壽三十九歲

乙丑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太子蕭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三月命楊素營

東京宮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教將作大匠見二三字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洛陽

卓越江嶺之閒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園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邦溝置

離宮造龍舟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丁百萬開通濟渠引汴見三四入泗見三五以達於淮見同又發

民十萬開邦溝在江南揚州府城北昔吳王夫差築廣四十步傍築柳道樹以柳自長安情都長安縣至江都今揚州府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搜船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夏五月築西苑在洛陽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見八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濼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

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抽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芙蓉件菱芡件四角菱曰色淪變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嚴蓋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

十六院競以嚴蓋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

三神山

離宮四

開通濟渠

東京宮

洛陽為

洛陽為

洛陽為

洛陽為

洛陽為

荷葉黃花  
清夜遊曲  
李江都御  
龍舟

鶴自拔毫  
毛投地  
始建進士  
科

置洛口回  
洛倉

徵天下散  
樂

北巡  
築長城

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見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用挽士八萬餘人。軸逐。船後持舵。廬廬。船頭刺榭處。刺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翔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輿。兩手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於去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高程。令浙江湖州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夏四月遷東京。六月。以楊素為司徒。秋七月太子昭卒。始建進士科。後世進士。楊素卒。其官賤也。素與聞乎。故削之。越公素為帝所猜忌。太史言隋分野。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有喪。乃徙素為楚。今江南淮安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也。之素。寢疾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邪。八月封孫佖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置洛口倉於鞏。河南府鞏縣。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教置

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徵天下散樂。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富樂誇之。於是徵四方散樂。大集東京。

丁卯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漢言天子開皇十九年以突厥突利。夏四月詔頒新律。牛弘等所造大業律十八篇也。改州為郡。六月帝北巡。次榆林郡。令榆林衛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西域國名。見四四。皆入貢。秋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蘇威諫之。不聽。殺太常卿高頴。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頴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見上卷。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願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令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

隋煬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李啓民帳

營晉陽宮

宴張衡宅

經略西域

裴矩奏西

遠略

域圖記

巡河右

此魚藻之義

之。八月帝至金河。在大同府大同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幸啟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載水千里不絕。帝幸啟民廬帳。漢書所謂穹廬也。顏師古曰穹廬。啟民奉捧。鵬上壽。帝大悅。還至太原。今山西府晉陽宮。見三

○網宴御史大夫張衡宅。自至濟源。幸衡宅。留宴三日。還東郊。即東。自發榆林至太原。今山西府晉陽宮。見三

見其務勤遠畧之實。書晉陽宮。所以見其峻宇雕牆之實。書宴張衡宅。所以見其私昵。而慶書于冊。何哉。書幸啟民帳。所以

龍臣深德。其試奪之實。凡此類一事。則有一義。固不以其亂亡不道之故。而盡畧之也。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畧西域。特筆也。其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相首唱遠略。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今陝西行都交市。帝使吏部

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云。今羌胡之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响。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唱之也。

尺木堂網鑑易知錄卷四十一

隋紀

煬帝

己巳五年春正月。改東京。見上卷。為東都。禁民間兵器。見上卷。書鐵叉搭鈎。積。刀之類。皆禁之。三

月。帝巡河右。即河西。見上卷。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見上卷。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冬十一月。還東都。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詳沿革。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

之義也。詩小雅魚藻篇。刺幽王也。言魚以依藻。為得其性。今王政教衰。羣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談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祖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御史大夫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此魚藻之義

義

義

義

義